

容闳与张荫桓

刘玉全

张荫桓是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洋务重臣、外交家，深得光绪皇帝的器重，官至户部左侍郎，兼兵、刑、工、礼、户部侍郎，赏尚书衔。曾经出使美、英、法、德等西方国家，故而对西学情有独钟。戊戌年因密荐康有为，支持光绪皇帝实行变法而为慈禧太后所忌恨，戊戌政变后的第三天，即 1898 年 9 月 24 日，与谭嗣同、杨深秀一同被清廷逮捕，定于 9 月 28 日与谭嗣同等六君子一同问斩，后因英国公使和日本公使的干涉，慈禧下旨改判张荫桓为新疆流放，终在 1900 年义和团起事后，被慈禧太后下旨处斩，罪名是居心巧诈，行踪诡秘，趋炎附势，反复无常。

张荫桓 1837 年出生于广东南海县，和出生在广东香山县的容闳算是小同乡。容闳比张荫桓年长 9 岁，1875 年即被清廷任命为驻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副公使，而张荫桓则于 1885 年 6 月被清廷正式任命为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公使。此时的容闳，正在美国赋闲，在张荫桓担任驻美国公使的三年多时间里，容闳与张荫桓互相拜访、游览，互赠图书古籍，交往密切，谈天说地，大至国

家外交事务、美国的科技发明，小到当年出洋肄业局的学习规定，乃至容闳在美国的家庭变故，可谓是无所不谈。

一、容闳与张荫桓在美国的初次接触

《张荫桓日记》记载，容闳第一次拜访张荫桓是在 1886 年 7 月 14 日。当时张荫桓在华盛顿刚刚接任公使职位，容闳专程从居住地哈特福德市乘火车来到华盛顿大清公使馆看望同乡、故友张荫桓。“早雨，午晴，容纯甫自哈富来，久谈而去。记芜湖展别五年矣，不图重见于华盛顿”。《张荫桓日记》向来是简洁扼要，这次谈话内容并无记载，但透露了五年前在芜湖的会见。五年前，即 1881 年，正是容闳率领幼童从美国撤回国内，从上海出发往北京述职。张荫桓时任安徽徽宁池太广道（徽宁池太广道管着安庆、徽州、宁国、池州。由于徽宁池太广道道员驻芜湖，习惯上又称芜湖道）。容闳当时虽然只是二品虚衔的驻外副公使，但由于他率领 120 名幼童留学美国，这一千古未有之壮举，容闳在朝野已经是声名卓著。张荫桓作为官场上的后起之秀，宴请远道路过的同乡，应在情理之中。由此可知，容闳与张荫桓最初相识于安徽芜湖，结下深厚友谊在美国。

同一天日记还记载：“委内瑞拉公使携乌拉圭代办、公使来见，饭后答拜纯甫，亥初归。纯甫久游美国，凡中外交涉事，尚留心考究，由侈言富强之略。”“侈言”者，多而大也。分别多年，在异国他乡第一天见面，容闳就大谈特谈大清国如何走富强之路，这就是容闳的性

格。“侈言“一词将容闳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

张荫桓来美国的主要使命是保护美洲华人安全和各项权益，代表中国政府交涉各项事宜，自然要向容闳咨询这些事务，因为容闳早在十多年前就开始同美国政府交涉保护华工的权益，现今 58 岁的容闳，正是阅历丰富，经验老道的壮年。谈起这些交涉事宜，自然是驾轻就熟，所以张荫桓说容闳对中外交涉事，尚留心考究。

1886 年 9 月份，张荫桓与使馆随员来到哈特福德市考察机器制造，容闳就居住在哈特福德市。“酉正二科乃抵柏仙露客寓，容纯甫来，共进晚餐，且坚邀至其家，猥以连夜失眠，拟明日往。纯甫论及缅事，谓中国不宜与英说断，但当存而不论，告以暂不与争。但此案我总不平，兵力盛时当必取回，此时仍是普鲁泰士特译言‘深不许’之谓也。所论尚不忘本”。说到英国侵占缅甸事，张荫桓对容闳的建言记载较详细。因为 1876 年张荫桓曾协助李鸿章处理过英国传教士马嘉理被杀案，对英国的蛮横霸道印象深刻。而 1886 年正是中国抗议英国侵占其邦属国缅甸的艰难时刻。

原来自 1884 年法国侵吞越南成功后，英国为了和法国争夺中国的西南边疆，更加紧了对缅甸的侵略。1886 年初，英军占领大清属国缅甸首都，并宣布将缅甸并入英属印度。衰弱的清政府表面上也对英表示抗议，责难英国未与大清国商议，便吞并大清的邦属国。但清廷又明确告知驻英公使曾纪泽，“至开谈须以勿阻朝贡为第一义，但使缅祀不绝，朝贡如故，便无失体”。中英谈判就在这个基础上最后达成协议，1886 年 7 月 24 日在北京签订了《缅甸

条款》。英国以允许“由缅甸最大之大臣”，每届十年循例对中国“呈进方物”，换得了清政府对英国并吞缅甸的承认。

容闳对这一外交纠纷的态度很明确：大清国对于缅甸，不要与英国下定语、断言，也无须签订条约，只默认现状，暂不予之争论，但英国侵占大清的邦属国，我们心中总是不平，只有等兵力强盛时，一定要夺取回来。张荫桓深知容闳的用意，所谓“深不许”之意，从长久的意义来说，我们不同意英国侵占大清的邦属国。如果签订条约，将来就无法夺取回来了。容闳鉴于衰弱的大清国而建言的外交策略，直到当今，仍然值得我们玩味与思索。而张荫桓在日记中评论“所论尚不忘本”一语，是张荫桓以后与容闳密切交往的政治基础。

9月5日的日记记载：“晨起小吃后，移寓纯甫之居。纯甫购地二十亩，广置卉木，中建楼阁，携妇子以居。夏间妇歿，弥留遗嘱以园产付二子，而纯甫不与焉。纯甫既有遗桂之悼，其子又幼稚，即寄养外家，而将楼居扃钥，乃自寄榻比邻妻弟之室，亦纯甫所购赠者。纯甫伉俪敦笃，推爱及之。近转如寄生之草，固安之矣。以余远来，特辟房闳，重置爨具，中馈无人，触处曾感，亦大可怜。与论昔日学堂起至功课规条。子正睡”。日记记载了容闳在美国购置的房产面积颇大，且种了不少花卉树木。容闳在美国的夫人玛丽是1886年6月因病去世的，留下容觐槐、容觐彤两个年幼的儿子，对容闳壮年丧妻，张荫桓颇有怜悯之情。

9月7日，容闳又邀请张荫桓拜访其岳丈家，“其二子蓬头赤

足而能长揖为礼。”这一年，容闳的大儿子容覲彤 10 岁，小儿子容覲槐 7 岁，寄养在外公家里。从两个少年为张荫桓作揖施礼来看，两个儿子虽然具有美国血统，又在美国成长，但容闳还是教他俩以中国传统礼仪。有意思的是，1888 年张荫桓再到哈特福德市拜望容闳时，容覲彤已经 12 岁了，容覲槐也 9 岁了。《张荫桓日记》记载：“纯甫尚于灯下课子，以英文译拉丁文，两子极俊且勤，以貌取人，当系华产”。从两个男孩的相貌看，是华人的混血后代，且相貌非常俊美。容覲彤、容覲槐后来均毕业于容闳的母校耶鲁大学，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两个儿子均遵奉容闳之命，辞掉在美国的工作，变卖家产，回到中国，投奔孙中山，建设中华民国，这是后话。

二、容闳向张荫桓介绍引进美国的科学技术

在容闳陪同张荫桓游览时，美国哈特福德市“草树湖光，结构优雅”给张荫桓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张荫桓与容闳的对话，更是妙不可言。“是日轻车骋游，晡时始返，所览山光苍翠秀逸，余诧谓：似吾华佳山。纯甫徐应之曰：山色故无分中外也。其言甚婉，而若有言外之意”。“山色故无分中外也”，容闳回应张荫桓这句话时，神情非常地婉转且意味深长，才具过人的张荫桓似乎听出了“话外之音”。那么，容闳的“言外之意”是什么呢？从张荫桓与容闳以后的交往中，可以感觉到，容闳的言外之意是：西方的科技文明也

是不分中外的，科技文明在美国可以开花结果，在中国照样能够开花结果，这正是容闳终生所不懈努力追求的：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这不也正是我们当今的开放理念：引进西方科技，所谓科学无国界嘛！

第二天，容闳就约了一个美国银行家来拜访张荫桓，介绍美国的现代银行制度。这大概是欲将西方的金融制度引进实施于中国的最早记载。无奈当时张荫桓对西方银行不感兴趣，反倒嘲讽容闳不谙中国国情。9年后，容闳携带着详细的美国银行章程细则，回到北京，才经张荫桓呈递给户部尚书翁同龢。反倒促成盛宣怀在1897年，于上海创办了近代史上第一家中国银行。

令人感叹的是张荫桓这一耽误，中国专利制度晚建立差不多100年，直到1985年，中国大陆才正式实行科技发明申请专利制度。而1899年当张荫桓即将卸任回国述职时，容闳来到华盛顿公使馆，给张荫桓介绍直流发电的原理，并准备在美国开办电灯公司。张荫桓3月10日日记记载：“纯甫拟办电灯公司，纯用药水发电，无需机器，价廉无流弊，施之吾华，似亦可行”。这样可以直接看得见、摸得着的科学技术，张荫桓还是乐于引进到中国的。

三、东西方文化双向交流的先驱

张荫桓虽然不是科举出身，但他的诗词书画在晚清一代，得到行家的高度赞誉。应该说，张是一代才华横溢的文人，且是晚清著

名的书画鉴赏家，容闳自然也很赏识张的才情。张荫桓 1886 年 9 月 9 日的日记记载：“申正起程回纽约，纯甫送至车上，展轮而别。见赠羊毫十管皆纯净，又假《四库提要》一函，《骈体文钞》一函，其它书籍缥緙满橱，无甚陋本。纯甫曾举半以赠哈富书院，欲西人传诵云”。“缥”是淡青色帛，“緙”是浅黄色帛，这里代指图书古籍，以张荫桓的鉴赏眼力，容闳赠送他的图书古籍多是精品。需要说明的是“举半以赠哈富书院”，是指 1878 年容闳为促成耶鲁大学开办“中国语言文化讲座”而捐赠给母校 1237 册中文古代典籍，因为耶鲁大学所在地是哈特福德市，所以，《张荫桓日记》称是“哈富书院”。容闳当年捐赠给母校的图书，如今已经成为耶鲁大学中文图书馆的镇馆之宝。

1888 年 4 月 7 日，《张荫桓日记》记载：“晴，纯甫寄到《古玉图谱》，江款康山草堂本也，纸墨甚精”。同年 11 月在哈特福德市游览，6 日记载：“阴，假纯甫《骈字类编》一部，聊供獭祭，哈佛藏有此书，已出意外。纯甫谓天一阁书籍间存伦敦书院，索还则难，若假以翻刻，则无不可云”。所谓“假”字，在这里是给予、赠送的意思。《骈字类编》是清代康熙年间开始编纂、至雍正四年（1726）完成的一本辞书。全书以单字为字头，不列音训，所收都是“骈语”，单字一千二百多个，典故有十多万个。张荫桓送书给容闳自谦说“聊供獭祭”，“獭祭”是一个成语：水獭常捕鱼陈列水边，如陈物而祭，后因谓罗列堆砌为獭祭。张荫桓听容闳说哈佛大学也藏有这本书，感到很意外。

因为哈佛大学 1879 年曾经开办一孔子学院，并聘请了浙江宁

波举人戈鲲化担任教习，戈鲲化后来病逝于哈佛，容闳当年参加了戈鲲化的葬礼。而哈佛大学藏有《骈字类编》，应是戈鲲化当年留下来的一批中文古代典籍。容闳还给张荫桓介绍说：英国伦敦大学图书馆藏有天一阁的图书，若要索还很困难，但可以借出来再重新翻刻。从容闳与张荫桓互赠图书的交往来看，容闳在国外收集、整理、传播中国古代典籍用心良苦，世人都知道容闳一生为实施他的西学东渐计划不遗余力，岂不知他寓居美国的日子，也有意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介绍给西方。“欲西人传诵云”一语，足以佐证：作为东西方文化双向交流的先驱，容闳当之无愧。

四、甲午战争爆发后容闳与张荫桓的交往

张荫桓是 1890 年使美归来，旋擢升户部侍郎，加尚书衔，赏紫禁城骑马，兼任总理衙门大臣。至此，张荫桓一身兼负外交、财政两大重责，成为清廷枢要人物之一。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张荫桓协助户部尚书翁同龢东拼西凑忙于筹备军饷。寄居在美国的容闳则密切关注中日战争的发展。他通过美国报刊的报道、评论以及留美幼童的通信，对中日战局了如指掌。甲午海战中，留美幼童参战的计有 12 名，其中陈金揆、沈寿昌、黄祖莲三名留美生壮烈殉国。容闳眼看大清国海军灰飞烟灭，心爱的学生血洒海疆，他奋笔疾书，拟定抗日条陈两策：

第一策劝中国速向英伦商借一千五百万元，以购已成铁甲舰三四艘，雇佣外兵五千人，由太平洋抄袭日本之后，使之首尾不能相

顾。则日本在朝鲜之兵力，必以分而弱。中国乃可乘此暇隙，急练新军海陆并进，以敌日本。第二策与第一策同时并行：一面由清政府派员将台湾全岛，抵押于欧西无论何强国，借款四万万美金，以为全国海陆军继续战争之军费。

容闳将他的条陈寄给主战派两江总督张之洞，张之洞左右权衡，决定采纳借洋款购买战舰的计划，立即电复容闳，委派他速赴伦敦筹借款项。容闳不辞万里航海，踏破惊涛骇浪，从纽约乘船到伦敦，经过一个多月的奔波，筹商借款已就绪。容闳请中国驻英公使龚照瑗，电告清政府借款情形，并提出以关税作为抵押。但这个意见被李鸿章和总税务司赫德否决。赫德当时正与翁同龢商量，英国汇丰银行向大清国提供借款白银一千万两，他当然不愿意容闳插手，而李鸿章秉承慈禧太后的旨意，决意与日本割地、赔款求和。更因李鸿章与张之洞历来政见不和，派系不同，积怨甚深，既然张之洞批准了容闳的建议，李鸿章必唱反调。所以得知容闳借款购买军舰一事，他立刻进宫，跪在慈禧太后面前大呼：此议不妥，万万不可。容闳的伦敦借款之行，虽历尽千辛万苦，但终究化为泡影。

此时，慈禧已派尚书衔张荫桓、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求和。张荫桓是1895年1月6日自北京出发，11日出天津，13日到上海，与邵友濂会合。张、邵的赴日求和，激起朝野主战派的无比愤慨，上海《新闻报》刊登《咏张松》打油诗一首讥讽张荫桓：

形容古怪意气藏，
不信斯人总姓张。

携得西川图一副，
插标东去卖刘璋。

张荫桓知道自己替慈禧背了黑锅，也深知民意不可侮，赴日本前夕，他给光绪皇帝上了一道奏折，申明自己的主张：

“臣等仰体皇上维持国本，不忍生灵涂炭之意，人言在所不恤。惟是御侮之策，能战而后能和。当此敌焰方张，边城屡陷，凶锋未曾一挫……惟有吁恳圣明，飭下关内外统兵大员，一意筹战，力求实效，勿以臣等之行，意存观望。

无奈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嫌张荫桓官微言轻，拒绝与张荫桓言和谈判。张荫桓只得打道回府，慈禧太后改派李鸿章为求和使臣，签下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张之洞绝对不敢违背慈禧太后的旨意，借款购买战舰的事早已偃旗息鼓，容闳因失信在英国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他回到美国曾抱怨：“伦敦承商借款之银行团，几欲以此事控予于法庭也。”张之洞为了安抚容闳，电请容闳回国，并向朝廷上奏折，举荐为江南交涉委员一职。

容闳审时度势，感觉到甲午战败的大清国一定会大力推动洋务变革运动，英雄可以用武，他跃跃欲试，准备启程回国。1895年容闳的大儿子容覲彤已经考进耶鲁大学，小儿子容覲槐正在哈特福德市中学读书，他把小儿子寄养给妻兄凯罗克博士家里，怀着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豪情，68岁的容闳于1895年初再次买舟扬帆回国，经上海赴南京拜会张之洞。

张之洞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圭臬，对容闳引进西方制度，改变成法的御侮自强建议并不欣赏，仅委以江南交涉委员的虚职，

让容闳在南京赋闲养老。后来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刘坤一接任两江总督，容闳干脆辞去江南交设委员的职务，来到上海，寓居在虹口同文书局。这时候，张荫桓正奉光绪皇帝之命，以“大清国钦差大臣尚书衔户部侍郎”的名衔，接替大学士李鸿章与日本驻华公使林董开始了艰难的《中日通商行船条约》谈判。之所以说是艰难的谈判，因为《中日通商行船条约》是《马关条约》的分约，日本乘战胜国之余威，要落实《马关条约》中“日本在中国享受西洋各国最惠国待遇”。通商条约涉及到两国侨民的权益、税赋的多寡、领事裁判权的确立、准日人在中国通商口岸赁买房屋和租地造教堂、建医院、修坟墓等等。所以张荫桓发电报邀请容闳来京师，以备咨询。

最近整理出来的张荫桓致安徽巡抚邓华熙的一批信札中有明确记载：“容纯甫十七日到津，昨得来书，明后日当可到京矣。纯甫条议商务甚有见地，商诸政府调令北来一谈，余续布。”这封信落款日期是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十九日（1896年5月1日）这时正是张荫桓与日本公使林董争论不休的紧张时刻。张荫桓虽然自负才高，但他很佩服容闳在商务、贸易谈判方面的见解与技巧，这需要有广博的专业知识与国际贸易的背景，容闳恰能弥补张荫桓这方面的不足，所以张荫桓请示政府，应该是总理衙门，调令容闳来京。至于容闳在《中日通商条约》的签订中起到了什么作用，至今尚无可靠资料，但容闳这一次到北京去向朝廷呈递创办银行条陈，得到了总理衙门的重视与支持。

容闳在上海时已经认真思考过，要将现代金融制度引进中国，

才能促进现代工商业的发展，他把美国《国家银行法》和 1875 年颁布的《美国改订银行法律》译为汉文，并拟定了大清国建立银行规划书进京，就住在锡拉胡同张荫桓府中。容闳的国家银行方案包括《银行总纲四条》、《总行章程十二条》等四份文件，其中《银行总纲四条》为核心文件，概括了容闳开办银行的总体构想和推行办法。张荫桓在户部为筹措战争赔款，到处向西洋列强的银行团借款，也认识到银行对国家的重要意义。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记载张荫桓：“将予译本详细参阅，加以评判。谓其中有若干条，不合于中国国情，难其实行，但择其最紧要而切实可行者，列入足矣。”

两人经过反复磋商，写就了一份详实的条陈，呈递给光绪皇帝的师傅，时任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张荫桓还引荐容闳拜访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三日记载：“江苏候补道容闳，号纯甫，久住美国，居然洋人矣。谈银行颇得要。”翁同龢很赏识容闳的办银行计划，将他的条陈及相关文件分发给户部同僚，征求意见。《西学东渐记》记载：“数星期后，部中重要之数大员，咸来予寓，对于予之条陈，赞赏不置，谓此事当奏之清廷云”。银行章程后由张荫桓作文字修改，以张荫桓的名义写成奏折上奏朝廷。然而容闳的开办银行计划被盛宣怀阻挠，因为开办银行涉及国家经济命脉，朝中各派明争暗斗，盛宣怀在李鸿章、翁同龢与张之洞的共同支持下，朝廷批准了盛宣怀在上海开办中国通商银行。容闳毫不气馁，往返于京师与上海之间，1897 年又拟定募股集资开办“津镇铁路”的计划。

容闳在京师，张荫桓不仅把他引荐给了当国者翁同龢、荣禄，并且容闳经过张荫桓的介绍结识了广东同乡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倾向维新变法的袁世凯、李盛铎、汪大燮、张元济、沈曾植等帝党官僚。因为不管是银行计划还是“津镇铁路”计划，都需要维新官员的呼吁与支持。而张荫桓由于倾向维新变法逐渐得到光绪皇帝的特别器重，1898年初光绪下旨任命张荫桓管理京师“矿务铁路总局”，负责统辖所有各省开矿筑路一切公司事宜，引起顽固保守派的嫉恨与仇视。以大学士徐桐、御史王鹏云为首的后党势力连续上奏折，弹劾张荫桓在德国租借胶州湾、俄国租借旅大、英国租借威海等外事谈判中收受洋人的贿赂，应予以严惩。特别是监察御史胡孚宸1898年6月21日的奏折，称其在办理英德续借款时，受贿260万，与翁同龢平分。该折当天呈送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大怒，但慈禧这个经验丰富的政治阴谋家正在积蓄力量，做着一举打掉帝党势力的准备，所以她没有轻易惩处张荫桓，仅下口谕：说是张荫桓这个人一向没有大毛病，明早让他给皇上递牌子，让皇帝教训勉励他一番，而轻轻放下。

第二天，大学士李鸿章、军机大臣刚毅、廖寿恒均向张荫桓透露了太后不满的原因，自然是提醒张荫桓注意要韬光养晦。大学士徐桐向光绪皇帝呈递密折，在列举了张荫桓的数项罪名后，揭发说：听说张荫桓与其同乡人道员梁诚、容闳等，与洋人时相往还，行踪诡秘。该侍郎本是译署大臣，乃与容闳、梁诚等串通为一伙，国家之密谋大计，还有什么不能输送给洋人。梁诚是留美幼童，也是容

閻的得意门生，长期担任张荫桓的幕僚，与容閻关系密切，顽固派就直接称呼他们是假洋鬼子。

在这之前，张荫桓不顾盛宣怀的阻挠与反对，毅然奉旨批准容閻集资修筑“津镇铁路”的计划。张之洞当时曾经函告盛宣怀：最近接到北京朋友的电报，容閻的津镇铁路计划已探听到准信，事在必行，南海是主要支持者，合肥是从旁帮助的。这里南海是指张荫桓，而合肥则是李鸿章。《张荫桓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三记载：

“阴。总署具奏两折五片：福建三都、湖南岳州开埠事、内河行轮、英国修约、代递康有为条陈，给容閻关防各事”。也就是在 1898 年 3 月 24 日，总理衙门颁发给容閻承办“津镇铁路”的关防大印。

但是，容閻的铁路计划最终还是胎死腹中，主要原因是德国占领胶州湾后，攫取承办山东铁路权利，不准容閻所造铁路跨过山东境内，容閻做了种种努力，直至请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出面干预，都没有成功，而张荫桓直到 1898 年 8 月 21 日被慈禧太后逮捕前的三天，还为津镇铁路过境山东，与军机大臣王文韶一起拜访德国驻大清公使海靖，进行协调，并无结果。

银行、铁路事业计划均宣告失败，这对容閻的打击很大，他开始把一腔报国激情倾注到那场惊心动魄的戊戌变法运动中去了。慈禧太后果断一巴掌将戊戌新政拍得粉身碎骨，光绪皇帝被囚禁瀛台，张荫桓与谭嗣同等六君子相继被逮捕，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容閻也被清政府定为嫌疑人，只身逃亡上海，躲进英租界避难。而张荫桓本来定罪与谭嗣同、林旭一同问斩，因荣禄等一班军机大臣的

说情、力保，再加上英国、日本公使的干涉，慈禧太后才放过他。

《驿舍探幽录》记载：“十三日闻备车出决，我问卒曰：能留一二人否？卒对曰：留二人。问为谁？曰：杨深秀、康广仁，及闻套车六车，惧我亦不免矣。盖同拿问连我八人。我即闭门静待，未一刻，监中提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康广仁，有肆口骂詈者，谭嗣同语尤悖戾；六人遂骈首西市，我始稍为放心。”

很快，张荫桓被流放新疆，直到1900年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帝逃亡西安，在那兵荒马乱的日子里，慈禧并没有忘记张荫桓，遂下令新疆巡抚把他杀死在戍所。而这时候，容闳正在上海与唐才常等维新志士筹建中国国会，容闳被选为会长，唐才常被选为总干事长，并支持唐才常策动庚子勤王武装起义，可惜唐才常出师未捷身先死，1900年8月22日唐才常等起义领袖20多人被张之洞一网打尽，迅速秘密杀害。容闳在国内不能立足，再次移居美国，直到1912年在美国病逝。